

文学初步读物

工 潮

茅 盾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9

文 學 初 步 讀 物

工 潮

茅 盾 著

王—林 王今棟插圖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057 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 數 15,000 開 本 787×1092 耗 $\frac{1}{46}$ 印 張 2 2/23 插 頁 2

1958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20000 冊

統 一 書 號: 10020·1072

定 價: (2) 0.17 元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套『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供給廣大農村的農業中學及城市中學校的語文補充讀物之用，讀者可以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我國當代作家及群眾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或中、長篇中的片斷；二、以蘇聯為主的外國文學中的優秀作品；三、我國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四、『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或中、長篇中的片斷。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選擇了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注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注）；每種并附几幅插图。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本書說明

本書是从长篇小說子夜中選的一段。

在一九三〇年間，上海裕華絲廠的資本家为了逃脫經濟危机，更加苛酷地压榨工人，无理扣減工資。工人們无法生活，就发动了有領導的罢工，而且和別处工人的罢工汇合起来。当时，走狗爪牙和黃色工会一方面武装鎮压工人，一方面又趁机互相傾軋，扩充个人勢力。他們各自收买工賊，混入工人队伍，破坏罢工行动。總厂工人在党的秘密組織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文学初步讀物目录 (第六輯)

奇襲虎狼窩·····	曲波著	工潮·····	茅盾著
大劫獄·····	高云覽著	猪与鷄·····	巴金著
第一个胜利·····	梁斌著	上任·····	老舍著
大战孟良崗·····	吳强著	在其香居茶館里·····	沙汀著
冲破黑暗·····	楊沫著	海外奇譚·····	李汝珍著
鋼鐵的人·····	艾蕪著	車迟国·····	吳承恩著
一个平常的女人·····	杜鵬程著	春·····	安东諾夫著
粮食的故事·····	王願堅著	來信·····	波列伏依著
追匪記·····	楊尙武著	在教養院里·····	馬卡連柯著
小矿工·····	大群著	笑話·····	高尔基著

還沒有閃電。只是那隆隆然象載重汽車駛過似的雷聲不時响動。天空張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直西的天角象是破了一個洞，露出小小的一塊紫云。夕陽的倉皇的面孔在這紫云后邊向下沒落。

裕華絲廠的車間里早就開亮了電燈。工作很緊張，全車間是一個飛快的轉輪。電燈在濃厚的水蒸汽中也都黃着臉，象要發暈。被絲車的鬧聲震慣了耳朵的女工們雖然并沒听得外邊天空的雷，却是听得她們自己中間的談話；在她們中間也有一片雷聲在殷殷然發動。她們的臉通紅。她們的嘴和手一般地忙。管車們好象是『裝聾』，却不『裝啞』，有時輕輕說一兩句，于是就在女工群中爆發了輕蔑的哄笑聲。

忽然汽管聲嗚嗚地叫了，响彻全廠。全車間一陣兒扰乱，絲車聲音低下去，低下去，人聲占了上風。女工們提着空飯籃擁出了車間，杂乱地在廠門口受過

檢查，挪出了廠門。這時候，她們才知道外邊有雷，有暴風雨前的阴霾，在等着她們！

廠里是靜寂下去了，車間里关了電燈。從那邊管理部一排房屋閃射出來的燈光就好象格外有精神。屠維嶽●坐在自己的房里，低着頭，頭頂上是一盞三十二支光的電燈，照見他的臉微微發青，冷靜到象一尊石象。忽然那房門開了，莫千丞●那慌張的臉在門邊一探，就進來輕聲叫道：

「屠世兄！剛才三先生●又來電話，問起那扣減工錢的布告有沒有貼出去呢！我回說是你的意思要等到明天發，三先生很不高兴！你到底是什麼打算呀？剛才放工的時候，女工們嚷嚷鬧鬧的，她們又知道了我們要貼布告減扣工錢了！那不是跟上回一樣——」

「迟早要曉得的，怕什麼！」

●屠維嶽是裕華絲廠最近提升的總管，資本家的忠實走狗。

●裕華絲廠的賬房。

●三先生是指裕華絲廠資本家吳德甫。

屠維嶽微笑着說，瞥了莫千丞一眼，又看看窗外。

『明儿三先生动气，可不关我的事！』

『自然！』

屠維嶽很不耐煩了。莫千丞的一对老鼠眼睛在屠維嶽臉上釘了一下，又縮頸脖，摆出了『那我不管』的神气，轉身就走了出去，把那房門很重的碰上。屠維嶽微笑着不介意，可是現在他不能够再坐在那里冷靜到象一尊石象了；他掏出表來看了一看，又探頭到窗外去遙望，末后就开了房門出去。恰就在这时候，昏黑中赶来了两个人，直奔进屠維嶽的房間。屠維嶽眼快，已經看見，就往回走。他剛剛到了自己的房門外，背後又來一個人，輕輕地在屠維嶽肩头拍一掌，克勒地笑了一聲。

『阿珍！这会儿我們得正正經經！』

屠維嶽回過頭去輕聲說，就走進了房；阿珍也跟了進去。

先在房里的是桂長林和李麻子，看見屠維嶽進來，就一齐喊了聲『哦，』就都搶着要說話。但是屠維嶽用眼光制止了他們，又指着牆角的一張凳叫他們兩個和阿珍都坐了，他自己却去站在窗前，背向着窗外。那一盞三十二枝光的

电灯突然好象缩小了光焰。房里的空气，异常严肃。雷声在外边天空慢慢地滚过。屠维嶽那微微发青的面孔泛出些红色来了，他看了那三个人一眼，就问道：

『唔！姚金凤呢？』

『防人家打眼，没有叫她！你要派她做什么事，回头我去关照她好了！』

阿珍抢先回答，她那满含笑意的眼光钉住了屠维嶽的面孔；屠维嶽只点一下头，却不回答阿珍，也没回答她那勾引性的眼光；他突然脸色一沉，嗓子提高了一些说：

『现在大家要齐心办事！吃醋争风，自伙淘里嚼哩咕噜，可都不许！』

阿珍做一个鬼脸，嘴里『唷』了一声。屠维嶽只当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又接着说下去：

『王金真，我另外派她一点事去办了，她不能到，就只我们四个人来商量罢。——刚才三先生又打了电话来，问我为什么还没发布告。这回三先生心急得很，肝火很旺！我答应他明天一定发。三先生也明白我们要一点工夫先布置好了再开刀。他是说得明白的！可是我们的对头冤家一定要在三先生面前拆壁脚。我们三分力量对付工人，七分力量倒要对付我们的对头冤家！长

林，你看來明天布告一貼出去就會鬧起來的罷？」

『一定要鬧的！錢蔭生他們也是巴不得一鬧，就想乘勢倒我們的台！這班狗東西，哼！』

『屠先生！我們叫齊了人，明天她們要是鬧起來，我們老實不客氣，請她們到公安局裏吃生活；我們干得快，那怕錢蔭生。』他們想要串什麼鬼戲，也是來不及！』

李麻子看見挂長林並沒提出辦法來，就赶快搶着說，很得意地伸開了兩只大手掌，吐上一口唾沫，搓一搓，就捏起兩個拳頭放在膝頭，擺出動手打的姿勢了。屠維嶽都不理會，微微一笑，就又看着阿珍問道：

『阿珍！你怎麼不开口？剛才車間裏怎麼一個樣子？我們放出了那扣工錢的風聲去，工人們說些什麼話？薛寶珠，還有那個周二姐，造些什麼謠言？你說！快点！』

『我不曉得！你叫姚金鳳來問她罷！』

阿珍握起了嘴唇回答，别轉臉去看着牆角。屠維嶽的臉色突然變了。桂長林和李麻子笑了起來，對阿珍做鬼臉羞她。屠維嶽的眼光紅得要爆出火來。他躁了一腳，正要發作，那阿珍却軟化了，她勇氣似的說：

『她們說些什麼呀？她們說要「打倒屠夜壺」！』薛宝珠和周二姐說些什麼呀？她們說「都是夜壺搗的鬼！」許許多多好聽的話，我也背不全——長林，你也不要笑。「打倒」，你也是有份的！」

這時窗外來了第一個閃電。兩三秒鐘以後，雷聲從遠處滾了來。陡的一陣狂風吹進房來，房里的四位都打了個寒噤。

屠維嶽突然擺一擺手，制止了李麻子的已經到了嘴邊的怒吼，却冷冷地問道：

『幾葆生他們存心和我們搗蛋已經有了真凭實據了，我們打算怎麼辦？我是昨天晚上就對三先生說過，我要辭職。三先生一定不答應。我只好仍舊干。工會●里分黨分派，本來不關我的事，不過我是愛打不平的！』老實說，我

看得長林他們太委屈，錢孫生他們太霸道了！老李，你說我這話可對？」

『對！打倒姓錢的！』

李麻子和桂長林同聲叫了起來。阿珍却在一旁掩着嘴笑。屠維嶽挺起了胸脯，松一口气，再說：

『並不是我們撒三先生的爛污，實在是錢孫生他們假公濟私，抓住了工人替自己打地盤，他們在這一天，這一天不得安靜！為了他們的一點私心，我們大家都受累，那真是太豈有此理了！明天他們要利用工人來反對我們，好呀，我們斗一下罷！我們先轟走了姓錢的一伙，再解決罷工，三天，頂多三天！』

『可是他們今天在車間里那么一哄，許多人相信他們了。』

阿珍扁着嘴唇說。桂長林立刻心事很重地皺了眉頭。他自己在工人中間本來沒有多大勢力，最近有那么一點根基，還是全仗屠維嶽的力。屠維嶽一眼看清了這情形，就冷笑一聲，心里鄙夷桂長林的不濟事。他又轉眼去看李麻子。這粗魯的麻子是圓睜着一雙眼睛，捏緊着兩個拳頭，露骨地表示出他那一伙的特性：誰雇用他，就替誰出力。屠維嶽覺得很滿意了。他走前一步，正站在那電燈下，先對阿珍說：

『工人相信他們么？難道你，阿珍，你那么甜蜜的嘴，还抵不过薛宝珠么？難道姚金凤抵不过他們那周二姐么？她們会騙工人，難道你們不会么？工人們还沒知道周二姐是姓錢的走狗，難道你們臉上雕着走狗两个字么？難道你們不好在工人面前剝下周二姐的面皮讓大家認識个明白么？去！阿珍！你去关照姚金凤，也跟着工人們起轟罷！反对錢孫生，薛宝珠，周二姐！明天来一个罢工不要紧！馬上去！回头还有人帮你的腔！去罢！我記你的头功！』

『誰希罕你記功勞呢！公事公办就好了。』

阿珍站了起來，故意对屠維嶽白了一眼，就走出去了。屠維嶽側着头想了一想，再走前一步，拍着李麻子的肩膀輕声問道：

『老李，今天晚上能够叫齐二十个人么？』

『行，行！不要說二十个，五十个也容易！』

李麻子跳起來，高兴得臉都紅了，滿嘴的唾沫飞溅到屠維嶽臉上。屠維嶽笑了一笑。

『那就好极了！可是今天晚上只要二十个，到工人們住家草棚那一帶走走，——老李，你明白了罢？就在那里走走。碰到什么吵架的事情，不要管。』

可是有兩個人要釘她們的梢：一個是何秀妹，一個是張阿新——那個扁面大奶奶的張阿新，你認識的罷？明天一早，你這二十個弟兄還要到廠里來。干些什麼，我們明天再說。你先到莫先生那里掣一百塊錢。好了，你就去罷！」

現在房裡就剩下屠維嶽和桂長林兩個人，暫時都沒有話。雷聲在天空盤旋，比先前响些了，可是懶松松地，象早上的糞車。閃電隔三分鐘光景來一次，也只是短短的一瞥。風却更大了，房裡那盞電燈吹得直晃。窗外天色是完全黑了。屠維嶽看表，正是七點半。

『屠先生，这回罢工要是捱的日子多了，恐怕我們也要吃虧。賬房間里新來的那三個人，姓曾的，姓馬的，還有吳老板那個遠房侄兒，背後都說你的壞話。好象他們和錢孫生勾結上了。』

桂長林輕聲兒慢慢地說，那口氣里是掩飾不了的悲觀。屠維嶽聳聳肩膀微笑。他什么都不怕。桂長林閉起他的一只小眼睛，又輕聲說：

『你剛才沒有关照李麻子不要把我們的情形告訴阿祥，那是一個失着。

阿祥這人，我總疑心他是錢孫生派來我們這里做耳朵的！李麻子却又和他相好。』

「长林，你那么胆小，成不得大事！此刻是用人之际，我們只好冒些儿險！我有法子吃住阿祥。难处还在工人一面。吴老板面前我拍过胸脯，三天内解决罢工，要把那些坏蛋一网打尽，半年六个月沒有工潮。所以明天我讓她們罢工，——自然我們想禁止也禁止不来，可是明天我还不打算就用武力。我們讓她們罢工两天，讓她們先打倒錢蔭生一派，我們再用猛烈的手段收拾她們！所以，长林，你得努力活动！把大部分的工人抓到你手里来。」

『我告訴我也人也反对工錢打八折！』

『自然！我們先收拾了何秀妹她們，这才再騙工人先上工，后办交涉。我看准了何秀妹同張阿新两个人有花头，不过一定还有別人，我們要打听出来。长林，这一件事，也交給你去办，明天給我回音！』

屠維嶽說着又看了一次表，就把桂长林打发走，他自己也离开了他的房間。

閃電瞥过长空，照見滿天的烏云現在不復是墨灰的一片，而是分了濃淡；有几处濃的，兀然高聳，象一座山，愈近那根处愈黑。雷更加响了。屠維嶽跑过了一处堆木箱的空場，到了一个房外。那是吳藤甫来厂时傳見办事人的办公室，

平常是沒有人的，但此時那關閉得緊密的百叶窗縫兒里隱隱透着燈光。屠維嶽就推門進去，房里的两个人都站了起來。屠維嶽微笑，做手勢叫她們坐下，先對那二號管車王金貞問道：

『你告訴了她沒有？』

『我們也是剛來。等屠先生自己對她說。』

王金貞怪樣地回答，又對屠維嶽使個眼色，站起來想走了。但是屠維嶽舉手在空中一按，叫王金貞仍舊坐下，一面他就轉眼去看那位坐在那里徬徨不安的年青女工。這是二十來歲剪发的姑娘，中等身材，皮膚很黑，可是黑里透俏，一對眼睛，尤其靈活。在屠維嶽那逼視的眼光下，她的臉漲成了紫紅。

屠維嶽看了一會兒，就微笑着很溫和地說：

『朱桂英，你到廠里快兩年了，手藝很不差，你又規矩，我同老板說過了，打算升你做管車。這是跳升，想來你也明白的要！』

朱桂英漲紅了臉不回答，眼睛看在地。她的心跳起來了，思想很亂，本來王金貞找她的时候，只說賬房間里有話，她還以为是做工前她那些反對扣工錢的表示被什麼走狗去報告了，賬房間叫她去罵一頓，現在却听出反面來，她一

時間就弄糊塗了。并且眼前這廠方有權力的屠維嶽向來就喜歡找機會和她七搭八搭，那麼現在這舉動也許就是弔她的膀子；想到這一點，她更加說不出話來了。恰就在這當兒，王金貞又在旁邊打起邊鼓來：

『真是吳老板再公道沒有，屠先生也肯幫忙，不過那也是桂英姐你人好！』
『王金貞這話就不錯！吳老板是公道的，很能够体谅人。他時常說，要不是廠經跌价，他要亏本，那麼前次的米貼他一定就爽爽快快地答應了。要不是近來廠經价錢又跌，他也不會轉念頭到工錢打八折！不過吳老板雖然亏本，看到手艺好又規矩的人，總還是給他一個公道，跳升她一下！』

屠維嶽仍旧很溫和，尖利的眼光在朱桂英身上身下打量。朱桂英虽然低着頭，却感受到那眼光。她終于主意定了，昂起頭來，臉色轉白，輕聲地然而堅決地說：

『謝謝屠先生！我沒有那樣福氣！』

這時外邊電光一閃，突然一個响雷当头打下，似乎那房間都有點震動。

屠維嶽的臉色也變了，也許為的那响雷，但也許為的朱桂英那回答。他皺着眉頭對王金貞使了個眼色。王金貞點着頭做個鬼臉，就悄悄地走出去了。